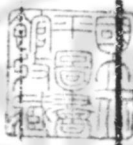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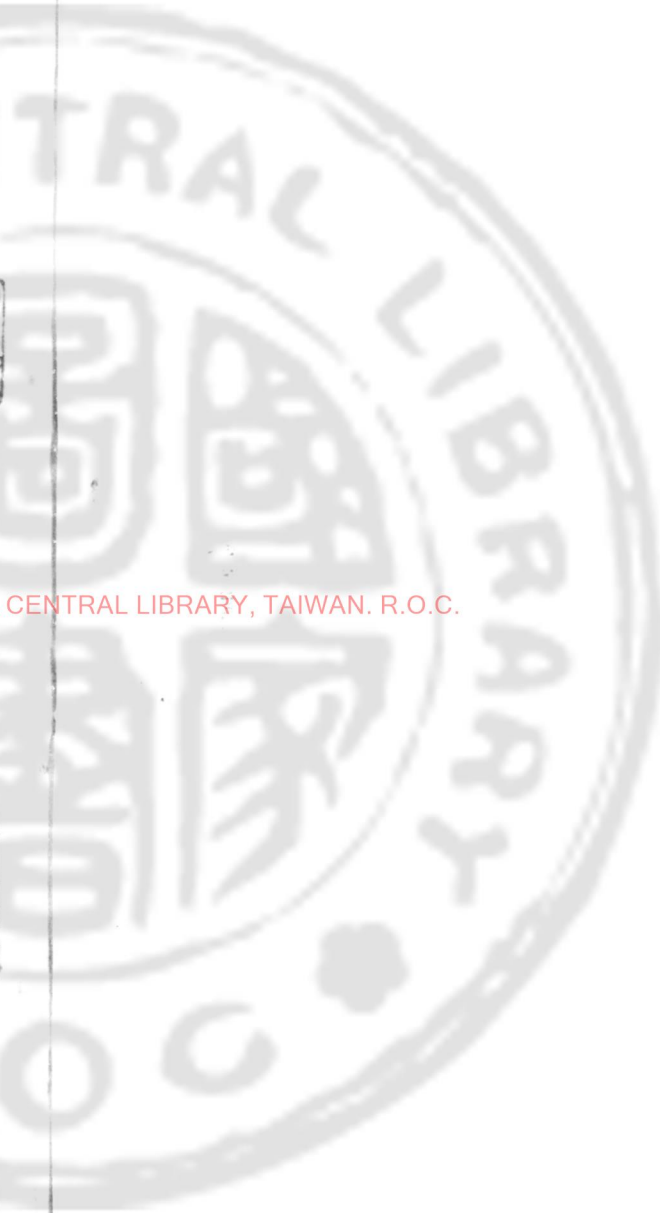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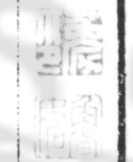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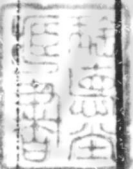


牧津序

自郡縣以來吏治之盛無過兩漢西京明法飭
治尚綜覈建武永平以後更以儒術緣飾之於
是士之通經術者皆得奮蹟州郡以循良自顯
而士亦逞逞階此以樹鴻烈而垂汗簡史冊所
載固班班可攷也蓋學術吏治原相表裏士卽
有敏才異授脫穎而出然南舍雉羔而膺民社
技經肯綮猶未熟嘗如始涉湖海者必載南車
占斗極訪長年按圖經道里之紆直山川之夷



廿四本三五
十六元



險了然於胷中而無眩瞽易方之慮迺可以凌
陽侯泛溟渤歷九折履羊腸以免於傾覆之虞
而收夫致遠之益斯固可冥行而索途北轅而
適郢芒乎昧乎以天下供吾嘗試也乎哉
明興二百六十載治化翔洽吏治彬彬有兩漢
風

今天子尤注意百姓疾苦屢飭所司申周官六
計之法其所以獎廉而懲貪者甚厲不佞承乏
統均思得賢守令布之天下以宣德意而稱報

塞蚤夜以圖弗敢怠顧盡人耳而日之勞且不
給惟願士大夫鑒於古昔淹通往轍而毋以冥
冥從事則所祈以學術飭吏治者意甚殷適山
陰祁爾光氏輯牧津一書見示採集古今牧民
之善政分門別類彙爲若干卷冠以經濟而終
以儒治其意蓋謂真儒必通乎經濟而能經濟
天下者始得爲良牧其旨固已深且廣矣俾從
仕者披覽而效法焉真不啻觀斗極而知東西
履針車而不迷於南北也不亦指約而利溥乎

祁公於學靡不通於書靡不讀才識之精敏心
量之宏遠足以駕其學而行之釋褐爲劇邑宰
明決而仁恕更歷郡守博大精詳大類黃次公
之治潁川有子爲司李英敏能讀父書名籍甚
祁公豈獨以經術飭吏治者蹟其前後治行庶
幾經濟真儒哉迺是書羅列貫串搜獲廣而品
隲定匪僅梗槩已也使學士大夫抽繹而有得
焉學古有獲將於是焉在余所日夕望于天下
之賢守令者諒不虛乎是以序而亟行之

汝南李宗延撰

物津序

爾雅釋水義以渡處爲津蓋從此得路便可不窮故津梁津筏凡意主度世者皆取諸此至養生家又以華池之液爲津謂水在人身惟此最甘甘故生生不息綜較二義津之爲德大矣哉其生生也仁於身而其通所窮以導夫迷者則仁於世原夫神歇靈液海水羣飛於是乎齊燥而楚淖越濁而秦泔晉城墜燕萃弱而宋輕勁而長民者亦復不能緣理而行以法其智動而

下以法其禮蹈深不疑以法其勇然則天地烏以成羣物烏以生善矣夫爾光先生之爲是編也吾讀夫三十二則而舌且橋然而不能下也蓋先生以文章雄海內起家邑國卽身亦載沉載浮而一意師古故所至庚桑然且不欲作自了漢乃於聽政之暇彙集古昔較若列眉俾覽者是則是效以庶幾於前事之不忘嗟乎是誠何心哉豈非生生者仁於身而通所窮以導夫迷者乃仁於世耶則其謂之牧津也宜也雖然

讀是編者將遂褰裳以就乎余曰否否夫嗅西子之珥未稱絕色砥孟賁之質未稱絕力駕造父之車未稱絕御先生之於牧也修極於無窮遠淪於無涯包羣生而無所私及蛟螭而不求報翺翔忽區遭迴川谷卽厥嗣司理君偕余官閩敏妙精真老生却步故合先生之身有若澳者有若淵者有若澤者有若汎濫者有若瀆若漣漪若濤瀨者而後旁溢而爲津以自溷其生之趣而兼導夫世迷苟不求先生之所以牧

而第曰是有津焉不幾爲新莽之井田官制耶
余故告夫讀是編者但歌爾牧來思則雖不問
津可也

下雉潘師道撰

爾光先生牧津序

山之所窮轍之所跼五方謔俗之所絕仙靈地
肺之所遼越而津出焉武陵桃源爲世宙間一
種闡秘漁舟一筏雞犬飲食忽然重開此津之
用也讀我師牧津鴻篇覺武陵源桑麻歷歷在
眼詩亦有言唯其有之是以似之師于文章喻
霞飲露幾窮玉版瑤氈之奧迺造物若有意不
置師於天祿石渠鳳池藻率之間而獨以郡國
民社爲寄昔令吾邑不肖孟時從諸生承師訓

大都吳之民俗近漓師則敦之以豈弟吳之吏
治近劇師則蒞之以廉明以禮樂甄士子以德
惠渥民氓推心置腹而五辭孚挈膏還土而催
科緩三年政成吳俗胥化則師之善牧也師雖
脊骨壁立歷仕如鶯谷屢遷而主民社獨多所
在見德所去見思其念慮無息不迴環於雨耕
月吠之鄉天下固知

朝廷以赤子邀惠我師而不知我師爲之保釐
無恤者苟非程量古人磨壘前詰安能如此之

省括精批導確在在底績哉牧津之書爲卷四
十有四爲目三十有二爲事千五百五十有奇
莫非我師出一心之精融明妙以映徹今古純
志所貫掇皮皆髓所謂神司於神靈通於靈卽
皇圖之軌物印意中之鴻寶蒐羅富而品藻精
豈尋常殺青家從葦門圭竇蒼獵寒儉之餘可
得而方耶夫士大夫三日不讀書便面目可憎
語言無味者誠謂其不足以當對景之局語時
務之變也孫討逆語呂子明卿當途掌事宜資

學問子明以在軍多務爲對討逆曰孤豈欲卿
治經爲博士但當涉獵往事耳我師牧津之指
不其然乎雖然虞廷稽衆而始具五官十二牧
尼父周流七十二國之封疆而始稱知津則師
之所謂牧也津也其道廣其源遠卽今
聖明在御肖貌求理行且繇監司進師於秉衡
上佐以虞廷之牧而牧九垓八埏以尼父之津
而津人心世道文章經國永永是賴又寧止班
循吏之牘而已哉

長洲門人顧宗孟撰

牧津序

讀書莫尚乎觀大意古人非不能博聞強記也
蓋醇儒寔證偏遺揭日之名至治善養惡用察
淵之智是以誦讀而其人可知何況當世親炙
號曰相知不知其心曾是人而弗鳥若乎相彼
鳥矣猶求友聲人於友生心誠求之神將聽使
得志相與終和且平而今天下脊脊誰職其咎
一日讀爾光祚先生手輯牧津集廻環攷訂竊
感其救世熱腸搜根甚遠握一大源頭而轉之

以微志苟非酣錮利名坑試澄懷對鏡未有不
爽然發露本心者也政貴近人教亦多術一攻
名二稽制三述意四論世五辨類每則必評數
語每事更加點識或依心以達旨或據事以詮
文觸處旁通匪膠一義旨歸扶正妙有玄言其
間如消彌匡定化導惠愛風力執持嚴肅明決
清德砥躬察奸得情矜慎平恕之類相近而亦
不同先生天性真誠宅心忠厚其所孳孳注嚮
存乎崇體守正勤職集事而政術尤妙于當機

當機必經濟者能之惟豪傑可以言經濟然歸
本于儒術蓋古來豪傑不暇賢者有之聖賢而
不豪傑殆未之前聞也內蘊如是學識出爲經
綸老手到處令人去思無已而居官不欲有赫
赫名萬曆戊申來宰長洲廉惠自矢曹無留案
獄無滯囚明農治水進子弟而日教以忠孝歲
值異常凶荒不有仁人爲首邑上承周撫院懷
魯公盡心拯濟吳其沼乎間嘗禱令君學有本
領今觀其輯是書而以儒術終焉則隱居求爲

君子儒者可思也嗟乎天道匪懸仁者有後直指公夙承家學抒發所懷爲 聖朝名侍御每傷其先君子有志著述而天不假年多所未竟略似宋儒陸象山年僅五十餘歲蓋天之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此若先生者嗣克敬承家饒鴻寶洵足不朽矣雖然仲尼不怕著書遲假令六經未及刪定庸詎虛生尼父善讀書者當于非言非意求之要貴得其大耳夫立言者取諸本懷予以明月而習俗者迷乎寔意過若飄風愚聞之師以爲天下劇弊起于吏治終于邊防而卒中于人心之不可回萬一當事者上承權貴下積私賂及財貨盈篋輒復計免遷代一一反牧津諸古人之所爲而同流合污以多相證其何日之與有不材子適當直指公仁覆追思三十年前受知師翁茂宰不無愴于黃鳥丘阿我勞如何之感也飲食教誨後車載之之遺意宛然猶昨吾可人而不如鳥乎漫陳情事爲之綴客或過而問曰牧津一書第備有司者津梁耶

予笑而應之曰。譬諸管仲人也。世儒不察而疑器小。則何以一匡天下。老子龍乎。何所不可耳。食者只傳。適周問禮云。爾使今人治天下而得。祁氏輯良牧之大意。是知津矣。

長洲弟子管席之百頓首書

牧津次序序

易之言政也。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此千古循良之譜也。而猥云奉法循理。亦足爲治。則所謂無窮與無疆者。何以稱焉。水比於地。民比於政。先王所以建萬國。後王所以置守令。守令欲其比民。以使其民比也。而比民者。必自輔相天地之宜始。故有能規天條地。再開洪濛。持危定傾。光宣日月。具搏空之手。奪造化之盈虛。抱弘濟之才。握世運之否泰。斯真豪傑之全局。守令之極

選。惟經濟可以語此。故首之以經濟。下此則遠
識沉幾。制治每先於未亂。養萬姓之和平。寧止
一夫之被澤。故次之以消弭。倘先事既失於綏
輯之圖。則臨事自當有制勝之策。故次之以匡
定。然事變何常。安危難必。濟則國之福也。不濟
則臣之遇也。甘白刃而如飴。浩然正氣。何減匡
濟之功。故次之以節義。夫人臣死封疆之事。不
難。而濟國家之事爲難。不有咄嗟談笑之間。妙
箭鋒針芥之投者乎。以此弭患。何患不消。以此

匡危。何危不定。故次之以當機。如此則外禦之
綢繆已固。內治之修舉宜周。政在養民。心惟保
赤。故次之以惠愛。民富而仁義附。禮讓之興。斯
其時乎。故次之以化導。化民成俗。非伊一朝。必
精神貫注。昕夕恪共者能之。故次之以勤職。上
以身勞。下必甚焉。興廢舉墜。何事不具。故次之
以集事。四境之事。原非一端。緩急應酬。非才莫
辦。故次之以政才。才質有限。事變無窮。錯綜經
緯。妙在機權。故次之以政術。術恐其流於譎也。

天下惟至誠爲能動。故次之以真誠。秉性真誠。未有不廉於已而澤于民者也。故次之以清德。倘清德未能以廉頑立懦。而趣操已足以明志。潔身。是亦獎廉懲墨者之所必收也。故次之以砥躬。夫一廉足以貫百行。而一剛足以絕衆紛。天下有矯矯持身而乏仁者之勇乎。故次之以風力。挺持宇宙之士。豈屑依違以徇人。三公不可易其介矣。故次之以守正。守正則公以生威。法以馭衆。不期嚴而自嚴者。其嚴乃肅。故次之。

以嚴肅。嚴不可以過也。法窮當輔之以恩。惟上有崇厚之風。斯下有歸厚之德。故次之以敦厚。敦厚者。信在於言前。恩行於法外。天下有不心悅而意孚者乎。故次之以忠信。忠信則蠻貊可行。夫安有齟齬凝滯之事。故次之以明決。旣稱明決。我已無疑。城之未剖。人亦安有覆盆之未照哉。故次之以得情。然恆情易得。而民僞難防。徒托不億不逆之心。竟長竊鉤竊法之詐。故次之以察奸。察奸者。每多沾沾以自喜。則哀矜之。

謂何。故次之以矜慎。然未斷則獄情貴慎。已斷則用法貴平。故次之以平恕。恕于衷爲宇宙之生機。弛于法爲國家之大蠹。天子所不能奪之守令者。獨此三尺法耳。我安得屈法以示恩乎。故次之以執持。從政者。惟執見之害爲甚。此非弘襟遠度。不能化意見爲虛衷。故次之以識見。有識者。寬嚴互適。君子所以得居上。臨下之體也。故次之以崇體識體者。不自任而任人。執要御詳。親賢爲急。故次之以任人。任人而使之盡

其職。乃可與言理財。故次之以治賦。治賦不專爲救荒設也。而可與救荒相表裏。故次之以救荒。饑寒之民。亂是用長善。救荒者。必首嚴緝盜之條。故次之以詰盜。守令之職。畢是矣。然而豪傑不必皆聖賢。而聖賢自能爲豪傑。守經達變。修己安民。非儒者吾誰與歸。故次之以儒治終焉。夫然後易之。所謂教思無窮。而容保無疆者。可以引其端。亦可以廣其意。可以寸衷釀宇宙之太和。亦可以一身任天地之輔相。謂三代而

下無善治。吾不信也。雖然。夫子不云乎。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人也者。政之所由出也。人不能外才與德而別爲人。政不能離情與法而別爲政。法因實御。情緣變耦。而淪之以才。筦之以德。德筦則敦化。才淪則川流。夫且環乘焉。而循虛以躡實。軌實以耦虛。百千萬億而四應無窮矣。猶之舟然。浮于水。托于風。而操縱于安瀾疾流之際者。無所不行也。斯之爲神明之用。而牧津所輯。咎者十七。離者十三。余俱未能至也。徒切望洋。猶河漢之無極矣。

天啓甲子仲秋前茂苑令吉安守再知睢陽山陰祁承燦書於紫芝軒時軒方落成之三日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竹
溪

月

三

八

於度妙在巧心轉轂惟虛利行乃速道貴順
應權有逆收箭鋒相注擬議莫容纒涉商量
劍去已久非有神識孰潛靈襟輯當機第五
有孚惠心仁人能愛政惟長養爲生民命功同
發育立天地心蓋念切痼瘵自慮周民隱嬰
兒乳哺喻在無言病夫吟呻醫惟默察具此
真懇自有宜民楊文仲云與民之惠有限不
擾之惠無窮吾取以爲法輯惠愛第六

導水以方勢惟疏濬化民有道政貴漸摩若築

堤捍水驟峻其防則橫溢旁流徒速其決所以作人每先善誘教亦多術治必因民禮教之興日計不足仁讓之俗歲計有餘若既啓文明不漓朴茂鎔金歸質埏土惟堅世運自開人心自古非有身範孰振淳風輯化導第七

無逸作所百度維貞明作有功庶務畢舉運甕之意豈異鳴琴戴星之勞恥言臥理人惟朝氣可振頽風政欲幾康必先兢業倘一息自安則民生凋弊撫字固當心勞催科豈容政拙輯勤職第八

勞民勸相有利必興率作拊循無功不就民難慮始事可樂成計畫欲詳堅持欲定苟利於國何惜於身君子勞心兼言勞力庶民趨事正以趨誠業已惟懷永曷豈諱克勤小物輯集事第九

政雖紛出窾在神閒事有急需應惟心巧人生才具迫則自張機務紛投豫乃能立物可觸

類見亦旁通不域拘攣始饒妙應庖之刃游
入惟有間僚之丸轉意在物先具此敏心更
無棘手因知政事豈能困人輯政才第十
有人於此惑不能解愚不能破令之不信禁之
不遵法制已窮思維亦竭而別啓秘鑰巧逗
隱機似譎似迂若佞若正嬉笑之餘甚於驅
迫鼓舞之法妙於刑威驚魂甫定積錮立開
大夢初回迷城盡剖仁固有術道非明民輯
政術第十一

遠懷近悅真則感人下信上孚誠能御世機心
不起與物自親率意而行人情不遠我完淳
白世卽羲皇獨任坦夷共偕大道吏貴悃悞
政戒鋪張惟有一真可堪顛撲輯真誠第十
二

水惟清也潤枯澆朽風惟清也披鬱導和自私
自利不有其躬澤物澤民恒切於念淡而不
醜質而不礪砥激劑苛廉頑立懦懸魚留犢
徒有其名素絲羔羊乃風其德若勳著社稷

口不言功業滿乾坤心惟自歎是爲聞道豈
曰修名輯清德第十三

身外何須取資易淡意中有着我見難忘行必
矯時心期拔俗卓然矢志獨醒獨清凜矣持
身不緇不涅視人若浼并以忘人與世無資
因而輕世雖名根未化而介質可稱輯砥躬
第十四

水力不厚何以浮舟風力不高安能持世空明
之內全體皆剛秉性而行一身是膽志期肩
國力欲回天蓋杲日之烈惟風能舒震雷之
威惟風能霽止言搏擊風斯下矣輯風力第
十五

正大之情可通天地是非之性具於秉彝人情
波靡方藉隄防世態狂瀾必資砥柱理能軌
物道在信心岐逕雖多修途惟一卽世法可
方可員而定守不移不惑輯守正第十六
嚴非配寬實乃治本民志旣肅政始風行整齊
宇宙非嚴莫辨亂生於玩振玩惟嚴玩起於

器定囂惟肅火藝而避水弱而濡俯察民情
已知法守發榮惟夏衰颯在冬仰稽化工益
明正理欲隆至治必識真嚴此啓蟄之疾雷
振頽之弘犍輯嚴肅第十七

律身有度所以貞時善世有基故能範俗道在
務本政尚還淳我以厚施人誰薄應猶燈取
影猶風逐聲上實敦倫民乃厚歸坤能載物
履爲德基輯敦厚第十八

成心非信我見非忠御物無私應世自實轅輪

雖具轂轉惟樞寒暑有常序行惟默信在言
前忠持初念豚魚可格蠻貊皆通我決藩籬
人輸肝膽疑城盡剖大道爲公若云我無爾
詐爾無我虞有市心矣輯忠信第十九

好醜有形鏡無疲照髓髀得窾刃不頓鋸理非
兩岐法止畫一多需賊事過慎敗謀惟力能
持惟識能斷情有必至折在片言事有必然
定於頃刻果毅而敏可以臨民明動相資所
以敕法輯明決第二十

情因境發境轉情移事以情生情藏事顯訟有五聽獄貴初情顯可實推藏當虛體設身處地緣始揆終鈎距不施肺肝如見我雖勿喜人自輸衷心卽中藏遇真則露惟此明允庶幾祥刑輯得情第二十一

情出初心推心則得奸爲僞念察僞當周淺可鈎深常能窮變隱以探微巧以破譎剗前剗後機械無容盡相窮形伎倆立見卽作僞之態日拙日工而燭奸之途轉精轉密雖治遜

格心而法窮舞智輯察奸第二十二

例成不變仁者所矜折獄惟良聖王是慎罪有疑似疑則惟輕過非有心宥過無大矜而勿喜慎必求生法之所窮自應揆理事之所窒正在原情存此宇宙之生機庶還天地之大德輯矜慎第二十三

法爲大衡惟平乃當心爲樞筦惟恕乃平平則無傾法守常一恕能推已民自不冤若翫法伸情不平已甚卽市恩示厚曲意實多惟此

因法而施乃爲如心而出輯平恕第二十四
獨契之知每難調世據理之見定不易方至是
無非羣囂何恤惟義自質衆議不搖理之所
否不以徇君心所不安豈甘從俗毀譽盡置
利害兩忘非有堅定之衷孰振依違之習輯
執持第二十五

明炳幾先術非小智慮周事後道貴沉幾見鉅
在微識遠自近所以練識必先練心欲以練
心惟有練事事理日明胸次日擴膽力日定
識力日弘千里應違決之股掌百年長計悉
於目中爲天下者爲之於堂上識定故也輯
識見第二十六

手持足行合而成體耳聽目視乃稱得官體任
自然百骸皆理苟侵於職反曠於官御衆惟
樞臨下有度上能職要下乃舉詳故知庶績
其凝必由治崇惇大輯崇體第二十七
千鈞之物衆輿則趨萬握之絲條分乃理所以
建官必先分職因知先務恒在求賢舍驥而

馳竭蹶不足憑軾而運致遠有餘誠可集思
虛能廣益治平之效惟在得人輯任人第二
十八

財如元氣移左實右肢體必枯府既稱泉濬源
導流貫輸自裕盈虛消息造化之權出內轉
輸國家之命非有精心安調國脉倘無妙手
孰奪化工計必裕民方能足國既勿損下何
以益君能同起死之良醫方稱救時之國手
輯治賦第二十九

牧津緝槩

一攷名



周官有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是令所由始若
州之名起于虞後世刺史所治者是也郡之名
起于秦後世太守所治者是也漢景帝二年更
郡守爲太守有諸侯王之國者置內史以代太
守之事後漢亦然至唐武德元年改郡爲州改
太守爲刺史加號持節或持節諸軍事天寶元
年仍令州爲郡太守仍稱刺史自是而州郡與

刺史太守。更相爲名。宋藝祖立法。往往以朝臣出守列郡。稱權知州軍事。若河南應天大名等府。則兼留守司公事。其餘或兼經畧安撫。或兼馬步都總管。或兼兵馬鈐轄。若畿輔則稱尹。自漢以來。未之有易。元更郡爲路。稱總管。亦稱府尹。或加勸農使。稍異前代。邑之稱宰。稱尹。稱大夫。皆起于列國。列國之相。其治民與令同。然是時則縣大而郡小。漢於列侯所食國曰縣。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凡縣萬戶以上稱

令。減萬戶者稱長。侯國稱相。唐縣有赤畿望緊之分。京都所治爲赤縣。京之旁邑爲畿縣。其餘以戶爲差。宋因唐制。以四千戶爲望。三千戶以上爲緊。令丞簿皆得帶京朝銜。元初稍因宋制。漢人爲縣者稱尹。蒙古稱達魯花赤。

國朝官制。詳酌前代。府州縣正官皆稱知。初時知府之品有三。糧二十萬以上者爲從三。十萬石以上者爲正四。十萬石以下者爲從四。後一切以正四爲制。此三代以來守令之大槩也。守

令所以牧民。其他如錄事。如參軍。如丞。如判。如推官。如簿尉。以至功曹掾。皆所以佐守令。分牧民之職。余故統名之曰牧。

二稽制

漢制太守在郡。掌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姦。常以春行所主縣。秋遣決曹文無害者。按訊諸囚。平其罪。論課殿最。歲遣掾史條上郡內事。謂之上計。宣帝嘗曰。與我共理者。其惟良二千石乎。職任尤重。其令長。歲盡。各計戶口墾田。錢糧出

入。盜賊多少。詣於郡。課校其功。多者爲最。勉勞之功。負多爲殿。責以怠慢。光武起民間。習知民隱。補令尤重其選。兩漢以來。每以尚書令僕射爲郡守。或自郡守入爲三公。而令亦召入爲卿相。晉著爲令。不經縣宰。不得爲臺郎。梁武以小縣有能者遷大縣。大縣有績者遷郡守。齊建元三年。以山陰訟獄煩滋。爲特置獄丞。與建康比。唐承隋亂。擇用刺史縣令。太宗詔內外官五品以上。舉任縣令者。都督刺史職察州縣。皆天子

臨軒冊受。後雖不復冊。然猶受命日。對便殿。賜衣物。乃遣。開元中。復詔三省侍郎缺。擇嘗任刺史者。郎官缺。擇嘗任縣令者。至五季。則以無能者注縣。及天聖間。選令多貪庸耄懦。爲清流所不與。故吏治衰弊。宋懲五季之失。凡朝臣出知州縣。必召詢政事。乃遣。尤多以使相出守。故體崇而法行。乾道中。著令。不經兩任縣。不除監察御史。蓋重其職也。元世祖頗重民務。用五事以課吏。俱以勸農使繫其銜。

國朝於守令。體不尊而職甚專。六尚書有分職。而守令無分。藩臬無兼任。而守令無不兼。任滿有殿最之覈。計吏有黜陟之典。卽不能如漢唐驟入爲三公。而三公九列。亦往往由此。守令之重。不減前代。夫在上爲制。在下爲職。官之有職。猶農之有畔。終日勤動而無越思。倘踰于畔之外。爲侵荒于畔之內。爲曠。余故備稽往制。令盡職者。得有所考焉。

三述意

薛貢君有言。吏道以法爲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此言近是而實非。王道本乎人情。應世由于嫻習。是以聖賢出以學問。豪傑應以靈襟。循吏固可師心。初任正宜學割。故學古入官。猶秉燭以代日。卽未必光被四表。何至闇無適從。余徘徊守令。幾二十年。才不能吏。而性喜師人之能吏。每竊覽前賢之善政。有急投之而故以緩舒。譎嘗之而乃以誠格。大投之而化以小。危動之而處以靜。事有未濟。而必求其濟。

以爲任。理有未合。而必求其合。以爲安。猶奕者之凝神定慮。揣正度變。不能以示人也。而設奇制勝。爭劫着子。則不能不留此成局于人間。善奕者。正不舍成局。而悟之矣。夫守令之簿書迷目。訟牒煩心。其小者也。有宇宙所不經見之事。而突見于據案之時。有心思以爲必無之理。而忽迫于眉睫之際。使智不及謀。識不及斷。目眙舌橋。如坐雲霧。卽欲得古人一成法。以爲觸類之資。又安可得乎。語云。能誦千賦。則善賦。能觀

千劍則善劍。此亦巧者不過習者之門也。余故取古今守令之事。分別其類。爲目三十有二。爲事一千五百五十有奇。爲卷四十有四。而總題之曰牧津。夫仕獨稱途。干谿萬逕。惟此成法。庶幾津梁。倘七聖路迷。則是編亦竊附于小童之對。若曰是知津矣。則吾豈敢。

四論世

記曰。今人與居。古人與稽。言平居當法古以爲行也。傳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言臨民當法古

以爲治也。惟是古人往矣。世移則事變。而守令之事尤易變。故等政也。理繩與調瑟異。等地也。獨坐與市門異。等民也。含醇與啜醜異。且風尚有前後不同。人情有今昔互判。有在昔爲開網。而在今爲養亂。有於古爲摘隱。而於今爲導姦。惠民有難繼之恩。不得不暫拯于溝壑。馭事有畫一之法。不得不委曲于當機。諸如此類。必須揖古人于千載之上。而凡其當日之苦心。臨時之妙用。如覲面相承。設身處地。始能窺其蘊藉。

于萬一。而倣其意緒于臨民。語云。三折肱爲良醫。余三歷郡邑。醫未能良。而肱則折矣。每於古人經緯萬端。輯和四境之槩。小而民生之利害。大而國計之安危。一言一行。可稱榜樣者。或錄于正史之中。或採于記傳之列。或間取全文。或僅摘一事。語繁者。必刪以就簡。事雜者。必覈以取精。事非守令。雖鼎鉉之業不收。政關州郡。卽幕職之微。必錄。次序畧依朝代。而事類相近者。不妨越次而從類。政事各有分門。而人品不同。

者。不以兼收而溷品。有一人而數見者。事各從其類也。有數事而并收者。事又從其人也。有惟其事。不惟其人。如王冀公之判亳州。丁晉公之知鄆州是也。有重其人。并重其事。如范忠正公之知太原。韓魏公之知并州是也。每則必漫評數語。庶幾親見古人。每事更畧加點識。便可展卷輒了。蓋高山仰止。托景行之思。而合轍造車。抱驅馳之念。非敢附于傳季珪之縣譜。聊以比于謝安石之碎金。若評隲任情。收羅未廣。願就